《外國語文研究》第三十五期
2022 年 6 月 頁 1-22
DOI:10.30404/FLS.202206_(35).0001

《札依德，西班牙故事》：隱匿在《克萊維王妃》光環下的另一本名著？

林德祐*

國立中央大學

摘要**

《札依德，西班牙故事》（*Zayde, histoire espagnole*）是法國十七世紀拉法耶特夫人（Madame de Lafayette）的小說創作之一，以西元十世紀的西班牙王朝皇室政爭為背景，敘述卡斯提亞爵位王儲康薩夫（Consalve）與希臘穆斯林公主札依德（Zayde）跨語言、跨族裔的戀情。出版當時，文學家皆認為這是一本卓越創新的小說。到了十八世紀，這部作品的名氣甚至凌駕了女作家的另一本小說《克萊維王妃》（*La Princesse de Clèves*），在 1775 年前後經歷了多次的再版，榮登「不朽經典」（fictions immortelles）的行列。然而，到了十九世紀出現了逆轉：《札依德，西班牙故事》逐漸被遺忘，只有《克萊維王妃》被認為是十七世紀唯一成熟的小說。相較之下，評論普遍認為這本 1670 年出版的小說只是作家早年初試啼聲之作，經典問世之前的嘗試之舉，篇幅冗長，概念陳舊，因襲巴洛克小說，都使這本小說被標上「食古不化」之特徵。本文從近代歐美學界對《札依德，西班牙故事》的研究，不同版本的相繼問世，探討該書在近期逐漸邁入經典化的歷程。首先勾勒出版當時在貴族之間的接受情況，其次探討不同版本的發行背後挾帶的意識形態演變，最後我們亦整理近期閱讀此書的研究方法，重探《札依德，西班牙故事》的原創性，以及拉法耶特夫人透過創作試圖傳遞的訊息與思想，凡此皆有助於翻轉該書的文學價值與定位。

---

* 國立中央大學法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計畫補助之成果，計畫案名稱：「初探《札依德，西班牙故事》：隱匿在《克萊維王妃》光環下的名著？」（計畫編號：MOST 106-2410-H-008-026-）。筆者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相當具有建設性的修改意見。

關鍵詞：拉法耶特夫人、《札依德．西班牙故事》、文學傑作、文學評論、文學史

Zayde: A Spanish Romance: The Masterpiece Overshadowed by *The Princess of Clèves*?

Te-Yu Li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Zayde: A Spanish Romance is a novel by Marie-Madeleine de Lafayette. This 17th century French literary work is set in medieval Spain, within a background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onflicts. The novel recounts the sentime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nish noble Consalve and Muslim Greek princess Zayde, a romance that was cross-cultural and cross-linguistic. With the intercalated narration and layered structure, the novel was uniquely different from the popular Baroque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and thus gained recognition from other writers. In the 18th century, *Zayde* was in fact more well-known than *The Princess of Clèves*, another novel by Marie-Madeleine de Lafayette. However, the situation changed in the following century. *Zayde* lost its shine gradually as *The Princess of Clèves* came into the limelight as a classic novel masterpiece, or even as the only maturely-developed novel of the 17th century. Today most critics still believe that *Zayde* was no more than an experiment by Marie-Madeleine de Lafayette in her early writing career. The novel was even criticized as being pedantic for its lengthy paragraphs and old-fashioned concepts. Through our study on *Zayde: A Spanish Romance*, we aim to discuss the definition of a literary classic and its selection mechanism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What is a literary masterpiece? Are there any criteria based on which we can tell a masterpiece from a non-masterpiece? While trying to understand how people back then comprehended *Zayde*, we also examined the information and thoughts conveyed by Marie-Madeleine de Lafayette through her writings. Finally, based on recent publications on defending literature, we rediscovered the literary values and position of *Zayde* by analyzing how the novel ha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reached out to its readers beyond time and space.

Key words: Madame de Lafayette, Zayde: A Spanish Romance, masterpiece, literary review, literary history

壹、引言

在歐陸文學發展史上，拉法耶特夫人（Madame de Lafayette）的文學貢獻與重要性不容置疑：一方面她革新了小說藝術，拒絕過度冗長、動輒十數冊的矯飾風小說，也避免流於過度簡單的寫實類文體；另一方面，她構思極簡濃縮的小說創作，讓形式的考量高過虛構的內容。不論在法國或法語國家，拉法耶特夫人作為文學史上第一位現代小說奠定者或先驅，她的名字直接喚起《克萊維王妃》（*La Princesse de Clèves*），這本小說被譽為法國文學史的「蒙娜麗莎的微笑」，情節的編排縝密，故事設計合理，預示了現代小說中人類內心遭遇的悲劇；敘述技巧匯聚多種層次論述，主敘述軸線之外穿插了許多細分的微敘述，彼此又像鏡像般無限回映（mise en abyme），往後開啟了歐陸文學與世界文學對心理分析作為敘述藝術的講究。近期成為法國高中會考以及教師資格檢定測驗的試題之外，拉法耶特夫人及其名著亦曾在 2009 年前法國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的公開發言中引發關注。[1]在一片文學遭貶抑、文學無用論的聲浪中，《克萊維王妃》這本三百多年前的小說還能以其陰柔幽微的力量牽動著法國政治局勢，這都突顯了這位十七世紀小說家在文學史象徵的重要性。

在法國文學史上，《克萊維王妃》被公認為女作家獨一無二的經典，正如其諸多「身分」所揭示：法國第一本心理分析小說、第一本現代愛情小說、女性自覺小說。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之後，拉法耶特夫人成為唯一專書的作者，評論家從而忽略或較不重視小說家的其他著作，或把這些在經典化過程中遭到排擠的作品用來闡明主要的小說著述，即《克萊維王妃》。在文學史過度關注這本小說之下，女作家的其他小說像是陪襯之作，未獲得重視。將近兩個世紀以來，拉法耶特夫人的《札依德，西班牙故事》（*Zayde, histoire espagnole*）一直被評介為系列叢書的一冊，彷彿這本小說沒有獨立取悅讀者的潛力，也註定無法抵擋時間的沖刷。

時過境遷，隨著美學思潮的遞嬗，挖掘經典之外的作品往往能夠發現作家鮮為人知的一面，捕捉其風格與文學觀的演進。倘若我們能對拉法耶特夫人的其他著述給予同樣的關注，重新檢視與評估《克萊維王妃》以外的作品，一方面能彌補研究工作厚彼薄此造成的學術成果偏頗，另一方面也能從這些邊緣化的作品來拼湊作家與法國文學其他歧異、鮮少被關注的面向，還原更豐富、更多元與完整的時代精神。正是在這樣的思考脈絡下，本文試圖聚焦拉法耶特夫人的另一部著述《札依德，西班牙故事》，探討

---

1 政治人物對文學作品的無知或蔑視時有所聞，除了薩科齊在競選法國總統期間對《克萊維王妃》表達不以為然的態度之外，2014 年當法國小說家蒙迪安諾（Patrick Modiano）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時任文化部長的芙勒．貝勒涵（Fleur Pellerin）當記者詢問她的意見時，卻表示未曾讀過這位作家的書而惹來爭議。

該書在近代法國學界的閱讀與研究之情況。本文藉此思索構成經典的因素，陸續從《札依德，西班牙故事》出版當時在貴族之間的接受情況、不同版本的問世與演變、近期閱讀此書殊異的研究方法等面向，重探這本小說獨樹一格的特色，以及拉法耶特夫人的創作在今日可以引發的迴響。

一、從瑕疵到原創：《札依德，西班牙故事》的評價演變

《札依德，西班牙故事》(以下簡稱《札依德》) 出版於 1670-1671 年間，由多位宮廷文人共同構思合作，當時出版時僅由文學家瑟葛瑞 (Segrais) 署名，實際上這本小說的主要撰寫人是拉法耶特夫人，其他文人僅是在撰寫期間提供諮詢 (Nidest ; Adam) 。後世普遍確認這本小說出自拉法耶特夫人之手，與著名的《克萊維王妃》同為女作家的兩部代表作。小說出版當下，在文學沙龍裡引起廣大的回響，當時的評論家普遍認定這是一本卓越、創新的小說。故事以西元十世紀西班牙王朝為背景，敘述卡斯提亞爵位王儲康薩夫 (Consalve) 率兵抵抗摩爾人入侵的歷險，以及他與希臘穆斯林公主札依德 (Zayde) 跨國的愛情故事。到了十八世紀，《札依德》的名氣甚至與《克萊維王妃》並駕齊驅，有時前者的評價甚至凌駕後者，在 1775 年前後經歷了多次的再版，被譽為「不朽的經典」(fictions immortelles)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這本原本備受推崇的著作逐漸脫離了文學史的視野，再無置身典範的行列。有學者指出，十九世紀以來，小說變成一種「女性化」的文類，貶多於褒，此外，十九世紀寫實主義的理念變成主流，評判文學的重心皆以社會寫實為標準，《札伊德》被視為與現實脫節，自然遭到貶抑 (Paige 23) 。因此，隨著寫實主義與實證主義崛起，《札依德》這種偏向典雅風時期的沙龍文學逐漸被遺忘，文學評論家普遍認為《札依德》只是拉法耶特夫人早年初試啼聲之作，經典問世之前的嘗試之舉或先導。篇幅冗長，概念陳舊，都使這本小說被標上「食古不化」之特徵。只有《克萊維王妃》還能在這個以寫實主義為主流的思潮中續存，甚至被篩選為十七世紀唯一成熟的小說。

然而，二十世紀以降，法國在重新挖掘國族經典的聲浪中，在拉法耶特夫人持續受到文評家關注的前提之下，《札依德》雖是一部隱匿在《克萊維王妃》背後的作品，卻也因此維持了一定的能見度與討論度。從歷來的相關評論中可以發現一個主要的論述：大部分研究拉法耶特夫人全部作品的學者似乎都試圖想要將《克萊維王妃》視為作者登峰造極之作，在這個前提之下，作家之前的創作都被塑造成醞釀傑作的前身。歷代論及《札依德》的評論家都或多或少挑剔此書的缺陷，缺陷可分為三種：一、人物塑造上的瑕疵；二、小說架構散漫；三、尚未脫離巴洛克傳統襲套。十九世紀作家兼文評家聖伯夫 (Sainte-Beuve) 提到《札依德》就曾表示，書中充斥著許多細微小故事，容易令讀者混淆，注意力無法集中，讀來令人

疲憊（158）。聖伯夫的評論已經頗能代表十九世紀中後期對這本小說的觀感。當然，就當時的文學背景來說，《札依德》醞釀著小說改革的先聲。但是小說的布局普遍被認為流於散漫，人物無端過度感性，使人疲乏，節奏緩慢，讀者無法立即掌握核心，這些都是對小說的詬病。十七世紀文學專家弗朗希永（Roger Francillon）就曾表示，《札依德》並非一本成熟的小說，書中充滿矛盾，人物個性前後不一，情節鋪陳光怪陸離，巧合過多導致失真。弗氏認為小說家可能讓步於當時主流的創作模式，受到傳統小說中過度完美英雄人物的影響。康薩夫在整本小說中表現得慷慨、高貴、英勇無比，彷彿沒有一絲人性缺陷，這有如十七世紀前期流行的大河小說中的男性人物；札依德也一樣，表現得過度無懈可擊，個性從而顯得單調乏味；其他人物例如阿勒豐斯（Alphonse）因情傷而離群索居，表現得像哲學家一樣，然而在自述中，他談到自己與貝拉綺（Bélasire）的愛情體驗中受嫉妒所苦，對比後來個性恬淡、目空一切簡直判若兩人。最後，阿拉密（Alamir，即康薩夫的情敵）在小說中被形容成像是一個唐璜式的人物，英俊瀟灑，處處風流，後來卻因深愛札依德而喪命，評論家從而認為，在人物的塑造上顯得無法自圓其說，心理發展不合理，小說的結尾有拖延之嫌，過多的迂迴與誤會致使節奏潰散（89）。這些都是小說普遍引發的負評。這些負評隨時間發展逐漸定型，《札依德》從而被貼上嗜古、因襲的標籤，而《克萊維王妃》則成為一本真正的傑作。

以上的疏失顯而易見，然而小說美學的標準是不斷演變的，也必須同它所處的時空背景與美學演變共同探討。近代評論頗能跳脫這些傳統論述加諸在《札依德》的偏見，運用新式批評，從一個較寬闊的脈絡捕捉此書的內涵與價值。之前被視為缺點的，在近期的評論中卻翻轉成優勢，例如小說中充斥著打斷主要敘述的分支敘述，之前的評論總視之為承襲了巴洛克的陋習，而近期的評論則傾向於稱頌這樣別出心裁的敘述策略，且拉法耶特夫人對此是預先構想好的：「每一段人物的論辯對故事情節的推動都是必要的，也有助於我們理解人物。第二冊雖遲至十五年後才出版，但拉法耶特夫人從一開始就知道小說要如何結束」（Dejean 587）。1660 年後期主要有兩個小說書寫潮流：一邊是英雄主義的小說，另一邊則是純想像小說，後者的崛起可看出當時對個人價值的重視與感官價值的提升。伊普（Marie-Thérèse Hipp）特別探討《札伊德》一書中的史詩結構。小說的開端就已經直接破題，拉法耶特夫人大量運用鑲嵌敘述，主要情節不斷被次要故事中斷，形成連環套的範式，呈現的新式感官方式（259）。其他評論家也已意識到，這本書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克萊維王妃》（Raynal 135-175 ; Rohou 33-56 ; Kreiter 83-132）。

事實上，從標題、敘述層次或文本結構來看，作者透過《札依德》投射了獨特的小說視野，構成饒富情趣的閱讀魅力，撩撥讀者無限想像。首先，就標題來看，拉法耶特夫人普遍的小說皆以女主角的名字為標題，不論最早期的作品《蒙邦希耶公主》（*La Princesse de Montpensier*），或身後出版的《彤德伯爵夫人》（*La comtesse de Tende*）抑或以真實人物為撰

寫對象的傳記型小說《昂莉葉特公主》(*La vie de la Princesse d'Angleterre*)。然而，相對於上述幾位女主角都是出身法國王室或貴族，《札依德》的女主角是一位東方公主，出身希臘，祖先來自塞普勒斯，標題不再有頭銜，象徵女主角較不受身分拘束。這些例外與獨特性都應可構成重要的閱讀線索。且女主角的名字札依德並非法國傳統的人名，蘊含異國情調（Gevrey 38）。

其次，人名後面的副標題是《西班牙故事》也具有原創性，值得探討。故事的背景是西元十世紀的西班牙王朝，涵蓋的時間從西元 866 年到 910 年間，小說中的地理位置不侷限於西班牙，也延展到地中海盆地一帶。這類型作品可歸為「西班牙摩爾小說」(roman hispano-mauresque) 範疇，人物是摩爾人和西班牙人，在十七世紀時相當引人入勝，深受讀者喜愛（Cazenave 594）。相對於拉法耶特夫人其他的作品對於歷史、地理總是朦朧化處理，這本書中的地理與歷史的指涉有一定的精確性。拉法耶特夫人將視野帶離法國繁文縟節的宮廷社會，提供更多大自然的描寫與不同國家的風俗民情，不同陣營之間的衝突勾勒出人物所處的政治環境，確立了小說的真實性。作家選擇了異國（西班牙、阿拉伯、土耳其）當作小說情節的背景，賦予人物異國的來歷與文化背景，人物所處的社會不再是作家的社會，從而擁有更多的自由描述內在感受，抒發己見，人與人的互動更具自發性，行動較不受限。有評論家就表示，東方的誘惑在這本小說中也展露無遺，小說中不難發覺異國情調的字彙群，以及與此相關的主題，例如：面具、偽裝與愛情的試探。拉法耶特夫人透過小說書寫尋找新式抒情的可能，異國元素的誘惑成為其中的途徑之一（Hipp 259）。

最後，更重要的是，《札依德》銘刻在傳統與革新浪潮的交界上，反映了十七世紀文類變動快速、文體依然在尋覓自身路徑的特殊文學背景。小說出版時，正文之前有當時的文評家余埃（Daniel Huet）寫的一份小說泛論，題名為《論小說之起源》(*De l'origine des Romans*)，闡述當時小說書寫的傾向，其中亦提及當時以《阿斯特萊》(*L'Astrée*) 和史居黛莉夫人（Madeleine de Scudéry）的小說為主要的典範。透過梳理拉法耶特夫人的書寫，我們亦可還原十七世紀小說家的創作歷程。即使在法國，文學史課程的編撰通常僅收錄《克萊維王妃》，講述作品前後時期的小說發展時，考量理解的方便，往往過於條列化，從而僵化。研究《札依德》則能夠彌補這樣的偏頗，因為這本小說涵蓋了多層次的語言與主題，且形式上未完全脫離巴洛克風格，卻已開始轉向古典主義，這些包羅萬象的文本內蘊正可以引領我們窺見十七世紀小說文類的蛻變。拉法耶特夫人的小說雖然存在著相似性，但亦不乏其創新的企圖，有時她以短篇小說的方式創作，有時她採取見證式傳記書寫。如果《克萊維王妃》被視為一本從大河小說脫胎換骨的新式小說，精簡凝練，《札依德》則又是一本未脫英雄主義與田園風書寫的小說。凡此皆可看出拉法耶特夫人在小說書寫上的游移、猶豫與不斷的嘗試。

二、《札依德，西班牙故事》近代版本的評述[2]

除了說拉法耶特夫人在文學史上先驅與開創的地位，我們亦可從《札依德》的書籍出版史來探討該書地位的確立。不同版本的建立亦可看出學界試圖賦予《札依德》更多獨立自主的特徵，不從屬於拉法耶特夫人其他著作。

1662 年，拉法耶特夫人出版了《蒙邦希耶王妃》之後，原本已經放棄書寫。1667 年她在沙龍裡，遇見了當年的投石黨份子，拉羅舍福科（La Rochefoucauld）。這個年長的貴族，洗盡鉛華，悲觀的思想，吸引了拉法耶特夫人，兩人開始有密切的來往，一段友誼開展出來，他們兩人經常出入塞維涅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的沙龍圈，也開始構思一本新的小說。小說的主題主要是拉法耶特夫人提議的。瑟葛瑞負責歷史文獻的收集，特別是關於西班牙摩爾族的中古世紀歷史。拉羅舍幅科主要負責風格文體的潤飾。然而小說於 1669 年出版的時候，只有掛上瑟葛瑞的名字。[3]

（一）二十世紀早期的全文版本

《札依德，西班牙故事》收錄為平裝版要等到二十世紀中期，由卡尼葉出版社（Garnier）發行，收錄於古典叢書系列。該版本由古典文學研究專家艾米爾．馬涅（Émile Magne）教授主編和導讀。全書收錄了拉法耶特夫人的四部作品，兩部長篇小說，兩篇篇幅較短的歷史小說，按出版順序編排為：《蒙邦希耶王妃》（*La Princesse de Montpensier*）、《札依德，西班牙故事》、《克萊維王妃》以及《彤德伯爵夫人》（*La comtesse de Tende*）。馬涅教授描述了《札依德，西班牙故事》出版時的讀者接受度。1669 年發行時，立刻引起讀者好評，雖然書中不乏離題的敘述，例如愛情的考驗、人物的冒險經歷，或是男性驍勇善戰的行為，以及關於愛情的形而上探討（XXIII）。然而，該書的風格澄澈明朗，細膩分析人物性格，也為敘述增色不少。馬涅教授詳述這本小說在當時宮廷閱讀的情況，普遍的評價都是正面的，只有當時文評家普希—哈布丹（Bussy-Rabutin）注意到人物性格的不連貫與情節編排欠缺自然。然而，除了這個瑕疵，普希—哈布丹對該書依然大為肯定，甚至表示如果所有的小說都能寫得像這本作品般自然

---

[2] 關於「札依德」的法文拼字，有些評論家寫成 Zaïde 有些則寫成 Zayde，在此我們保留他們專書或論文中的拼法。同樣地，關於女作家的姓氏拼字，有的書籍顯示為 La Fayette 有些則連寫 Lafayette，筆者在此依然保留他們的拼寫。

[3] 依據巴黎國家圖書館館藏手稿（編號 Y2 1566-1567）所示，《札依德》最早出版於 1670 年，作者標示為瑟葛瑞，而非拉法耶特夫人。正文之前是一份類似序的文章，是由余埃撰寫的《論小說起源》。隔年才出版了第二部，作者一樣是瑟葛瑞，出版社巴爾班（Barbin），日期標示為 1671 年 1 月 2 日。

流暢，小說的發展必定大有所為（XXIV）。馬涅教授強調拉法耶特夫人小說中從歷史真實中汲取的元素，拉氏嗜讀歷史典籍，西班牙十六世紀的小說家佩雷茲．德．伊塔（Ginés Pérez de Hita）所撰寫的《西班牙格拉納達王朝內戰始末》（*Guerres Civiles de Grenade*）是一種主要的參考文獻，提供她和她的沙龍文學團體小說的背景與架構。

馬涅教授的這個版本是二十世紀早期最具學術權威的版本，不但書本的編排是根據國家圖書館館藏的手稿資料進行文本重建，而且導讀與註解都對今日讀者瞭解拉法耶特夫人的小說有關鍵性的幫助。這個版本也在九○年代以前有多次的再版，卡尼葉出版社一直到了 1990 年才重新聘請另一位十七世紀文學專家尼德斯特（Alain Niderst）專書導讀與文本評註。

這個 1990 年代以後的版本同樣收錄四本拉法耶特夫人的著作，然而在導讀、註解、附錄方面資料更加齊全，參考書目也納入了二十世紀以來的研究論文。編撰者的立場雖然延伸馬涅教授的論述，但也出現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馬涅教授認為《札伊德，西班牙故事》（*Zaïde, histoire espagnole*）延續了一種西班牙摩爾文學的傳統，他推論拉法耶特夫人肯定讀過《西班牙格拉納達王國內戰始末》一書，從中記取了那種講究禮儀，崇尚風雅愛情的氛圍（175）。然而，對尼德斯特教授而言，雖然這本西班牙文的書裡曾描述了一段關於英勇的王子與美麗的札伊德的愛情故事，這樣的類似只是表面看來而已。拉法耶特夫人和她的「合作團隊」只是從這本當時熱門的書籍中借取了名字，關於書中的一些情節與脈絡並沒有真的留意。西班牙作家描寫的背景是中世紀風雅愛情的年代，而拉法耶特夫人設定的背景是西元 850 至 900 年西班牙的卡斯提亞王朝。因此，《札伊德，西班牙故事》並未真的從前人的書籍中借取元素，頂多只是挪用了書中的一些氛圍和典型的西班牙人名。究竟這本書是承襲自歷史小說居多，還是源自西班牙文學傳統呢？有一些評論家認為拉法耶特夫人筆下的人物都是憑空想像，虛構杜撰（Francillon 25；Dédéyant 46）。其實不然，拉法耶特夫人運用了許多明確的歷史媒介，只不過在構思小說時，又加入了一些小說企圖與時事的觀察（Nidest 58；Kreiter 32）。

（二）獨立發行的版本

1982 年，美國俄亥歐大學教授賈寧·凱特女士（Janine. A. Kreiter）首次將拉法耶特夫人的《札依德》進行全新的編排。她所依據的版本來源有二：第一，1670-1671 年在巴黎巴爾班出版社發行時的版本，存放在耶魯大學拜內克古籍善本圖書館（Beinecke Rare Books Library）。另一個來源則是收藏於巴黎國家圖書館的手稿文獻。凱特女士根據上述版本將文本現代化處理，也植入了行數，以利查詢與對照，為文本重新進行隨文註解，考察許多細節，讓這份「年久失修」的文本得以重見天日。編註者特別針對版本翻新的問題探討，列出了一份〈《札依德》語言考察〉，從章句文法和字彙兩個部分講解十七世紀文學語言至今日版本的一些演變與調整

（167-174）。另外，在〈序〉中，凱特教授透過本質與表象的辯證主軸來閱讀《札依德》中的每一則故事，發覺拉法耶特夫人的創作中，特別關注外在表象與內在自我的衝突，作家尤其在這個落差中尋找創作的可能。這個落差也和作家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環境有關： 路易十四創制了絕對政體，將權力中央集權化，文人圍繞在國王身邊，以便獲得創作上的支持與獎勵。另外，愛情的主題也是當時熱議的題材。愛情啟動了偽裝與真實的辯證，個人需求與社會制約的衝突於是加劇，生存變成一種難局。

（三）袖珍收藏版

2006 年，法國 Flammarion 出版社發行了《札依德》單行本，這是近代袖珍叢書首次將《札依德》獨立出版，不與拉法耶特夫人的其他著作合輯出版，頗有重新推廣這本被遺忘的名著的意味。該書由奧爾良大學（Université d'Orléans）艾斯曼教授（Esmein-Sarrazin）寫序、編撰、評註，文末收錄近期的研究報告與書目。該書序是一份研究型論文，主要從文學史的演變討論《札依德》如何承先啟後，亦即探討該書在傳統與開創之間特殊的地位。書序特別從小說結構的細分、敘述上的精簡手法，與小說中的風雅社會習俗進行深入探討。艾斯曼教授特別注意到拉法耶特夫人一種「事後揭露」的敘述技巧，從閱讀的過程來看，作者先是製造一種氤氳效果，接著再於事後解開謎團，傳遞閱讀驚喜感，即評論者所謂的「未言的美學」（l'esthétique du non-dit）。另外，書序作者也提到，小說具有一種百科全書的功能，提供讀者現實世界的知識，強調該書的普世價值有助於推廣《札依德》的閱讀，使它得以和文學史上著名的文學作品交叉閱讀，有助於提升該書的經典性。

（四）英譯本

2006 年，芝加哥大學法國文學系尼古拉·佩吉（Nicholas D. Paige）教授將《札依德，西班牙故事》譯成英文：*Zayde: A Spanish Romance*，譯者本身為拉法耶特夫人及盧梭研究專家。這個英譯本用字遣詞精確清晰，行文優雅，語言層次分明，成功地將一份十七世紀的文本帶入二十一世紀的語境中。值得一提的是，譯者將一份複雜的古典文本轉化成易讀、易懂的英文。譯註適切地提供相關知識小百科，讓不熟悉十七世紀或西班牙背景的外國讀者可以有一個通盤的認識。譯序中，譯者提到，拉法耶特夫人的《札依德》是一本相當迷人的文本，過去十年來不斷吸引學者進行研究。這本小說本身就是一種雜混文體的表現，不少學者便是被書中的東方異國情調所吸引。此外，《札依德》也示範了十七世紀常見的集體書寫、集體構思的文學活動，在這個見證沙龍崛起的時代。英譯者表示，這一份文本不單值得深入研究，也很適合拿來研究課，或專題研究中共同閱讀，從中研究小說文類的發展、印刷文化的崛起，甚至也可以藉此探討女性與社會的關

係。這本小說之所以值得研究文類發展，正在於文本中揉雜了多重文類特徵，卻又沒有巴洛克大河小說的長篇闊論。[4]

（五）從十七世紀小說家合集到拉法耶特夫人全集

七星文庫（La Pléiade）是法國學界公認最具權威的作家全集系列叢書，幾乎所有文學研究者都會以這個叢書為分析底本。七星文庫於 1958 年出版過一冊《十七世紀小說家》（*Romancier du XVIIe siècle*），收錄了四位作家的四部小說，分別是：夏勒．索雷爾（Charles Sorel）的《佛朗希庸的詼諧故事》（*Histoire comique de Francion*）、史卡隆（Paul Scarron）的《喜劇小說》（*Le Roman Comique*）、弗提耶（Furetière）的《布爾喬亞小說》（*Le Roman Bourgeois*），以及拉法耶特夫人的《克萊維王妃》。換言之，在二十世紀中後期，法國十七世紀的小說家尚無獨立收錄於七星叢書。然而，這本《十七世紀小說家》至少提供了小說發展史的脈絡，評著者是十七世紀文學權威專家阿達姆（Antoine Adam），詳細勾勒小說在十七世紀發展的情況，從讀者反應、宮廷習俗、宗教派別等角度解析小說文類如何多元發展。

一直遲至 2014 年，七星文庫才收錄了拉法耶特夫人的全部作品，由艾斯曼教授編撰，進行文本重建與隨文評註。這個版本的問世不無文學定位上的意義：拉法耶特夫人不再是一位從屬於其他男性文人的作家，也不再處於文本與作者關係隱晦不明的懸宕之中。這本《拉法耶特夫人作品全集》（*Madame de Lafayette, Œuvres complètes*）收錄了女作家出版或未出版的書寫，從年少時描寫宮廷好友塞維涅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的肖像起，還包括短篇小說《蒙邦希耶王妃》、《彤德伯爵夫人》，長篇小說《札伊德，西班牙故事》、《克萊維王妃》，傳記書寫《英國昂里葉特皇后的生平》（*La vie d'Henriette D'Angleterre*）、《1688-1689 年間法國宮廷回憶錄》（*Mémoires de la cour de France pour les années 1688-1689*）、《1652-1692 年間通信錄》。這本文集收錄完備，可以讓我們瞥見拉法耶特夫人創作的全貌，以及從書寫中捕捉遊走於不同身分的女作家，有時是歷史學家，有時是道德勸說家，有時是書簡家，更多時候她是一個綜合多重身份與思想的小說家，擅寫人類愛情的苛求與不協調。在二十一世紀獨立出版了拉法耶特夫人的作品全集，這是一種延續，延續了《克萊維王妃》的神話光環，同時也承認了拉法耶特夫人的神話，正如《追憶似水年華》

[4] 以國內法文系為例，在課堂有限的時間之下，不太可能引導學生閱讀像《阿斯特萊》（*L'Astrée*）或史居黛莉夫人（Mademoiselle de Scudéry）的牧羊人戀歌類型的大河小說，而《札依德》則提供了一個適當的文本，既能使學生對於十七世紀敘述文類演變有全景式掌握，又不耗費時間在巨幅的史詩中。整體來說，這份英譯本提供我們另一種法國境外的研究視角。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中的斯萬（Swann），在一次宴會上瞧見了維爾迪蘭女士（Mme de Verdurin）配帶著一副黑珍珠耳環，他辨識出那個首飾是昂里葉特皇后送給拉法耶特夫人的那一對，也確認在蓋爾芒特公爵（le duc de Guermantes）的收藏中，看見了帶著耳環，面容白皙的拉法耶特夫人（Proust 293）。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超越神話，在這些作品的真實中，發掘一位見解獨特、極富魅力的女作家，單調反覆的主題中，卻結合了多元與崇高，而這些都是構成偉大藝術作品的特質。這本 2014 年出版的《拉法耶特夫人作品全集》也說明了在法國學術界，拉法耶特夫人依然牽動著文學史與文學研究的發展。當我們溯流而上，重探十七世紀文學史，拉法耶特夫人依舊掌握著最關鍵的線索，最能照亮那些隱匿幽微、無法收編的文學邊緣地帶。

從上述二十世紀至二十一世紀的幾個重要版本來看，《札依德》的重要性逐漸地被發掘，從附屬於其他的文本，或以節錄的方式出現於文學合集中，到晚近單行本的獨立發行，英譯本的重新問世，甚至以袖珍版的方式出版，以利廣大讀者閱讀，這段出版小史正可以突顯《札依德》在近代閱讀接受上的演變。除了試圖走出《克萊維王妃》的璀璨光芒，不再從屬於這部經典的前身或翻版，這段版本演變小史也呈現出作品個體化、去邊緣化的企圖，召喚讀者從文本內外重新審閱這部失落的經典。

三、近代研究趨勢

與《克萊維王妃》的研究論文相比，《札依德》的評論相對較少，我們可以理解這種研究不均的原因。然而，從上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的這二十年間，《札依德》已經累積了不少學界的研究成果，從《克萊維王妃》轉向《札依德》，學界已能從更寬廣的脈絡來捕捉這份研究客體，針對其獨特性，並結合時下相關議題，產生多元視角的研究成果。坎培爾（John Campbell）就表示，期刊論文的數量顯示，近幾年來，學者對於《札依德》的興趣有增無減，尤其發現了這本小說中多元複雜的身分呈現與國族認同的問題（227）。這些期刊除了幾個法國境內幾個著名的文學期刊，如：《十七世紀》（*XVIIe siècle*）、《比較文學期刊》（*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大多數來自英美學界著名的法語文學研究期刊，例如：《耶魯法國研究》（*Yale French Studies*）、《創造精神》（*L'Esprit Créateur*）、《法國期刊》（*The French Review*）、《羅曼文學期刊》（*Romanic Review*）、《現代語言論叢》（*MLN*）。可以發現一個趨勢：以近十年來的歐美文學期刊來看，英美期刊中收錄的《札依德》相關研究數量多於法國境內對這本書的評述，發表的語言英語多於法語，彷彿這本十七世紀小說在法國境外引發的評論熱度多於本土的探討情況。

如果我們進一步比對法國與英美對此書的研究方法與趨勢，可以發現，

法國對這本書的挖掘著重在還原該書的傳承脈絡，重新規劃作品的文學族譜，例如卡茲納夫（Jean Cazenave）的論文鑽研小說文類的發展，探討西班牙摩爾文學對法國文學的影響，他認為《札依德》便是在這種文學發展下的產物；歐格（Guiomar Hautcœur）的論文探討了拉法耶特夫人這本小說在文類界定上的猶疑與不確定性，呈現了十七世紀法國流動、變異的文類發展；杜波瓦（François-Ronan Dubois）則是從書中的土耳其、伊斯蘭世界中捕捉法國風雅文化的來源。而英美學界對《札依德》的研究則傾向於從文本中捕捉一個新的主題，藉由近代的理論照亮文本不為人知的一個面向，例如戀愛論述的研究，或是東方異國文化的呈現。除了早期 50-60 年代喜歡以宮廷愛情的主題閱讀此書（Grisé），甚至將書中西班牙的文化指向唐吉軻德的傳統之外（Kaplin），80 年代也開始專門研究嫉妒心這一個議題（Koppisch），不少學者認為拉法耶特夫人筆下的嫉妒心與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小說中的表現一脈相承。80-90 年代結構主義帶來了文本的樂趣，講求透過形式捕捉意義與文本精神，學者也以敘述原理探討《札依德》中對話、語言與結構的遊戲意義（Kreiter）。隨著東方主義與後殖民理論的崛起，拉法耶特夫人的這本充滿異國風情的小說也成為闡述論據的場域（Harriet ; Welch），亦有學者以薩依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e*）重新詮釋拉法耶特夫人在小說中展露的悅納異己的精神。幾個主要的研究走向分述如下：

（一）史料探源研究

拉法耶特夫人要創造這本歷史背景豐富的小說，參考了許多歷史典籍。女作家本人通曉西班牙語，可以直接閱讀胡安．德．馬里亞納（Juan de Mariana）的《西班牙史概論》（*Historia general de España*），另外還有一本馬莫爾撰（Luis del Mármol Carvajal）寫的《非洲概述》（*L'Afrique*），該書於 1667 年由貝侯．達布朗古（Perrot d'Ablancourt）譯成法文。[5]《札伊德，西班牙故事》的開頭篇章[6]就是從馬里亞納的《西班牙史概論》中挪用了歷史片段，拉法耶特夫人幾乎把整個段落都抄錄下來：

---

5 巴黎國家圖書館提供掃描彙整的全文，詳見：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823180

6「西班牙正開始擺脫摩爾人的壓制……他的子民陸續避居到阿斯圖里亞斯，建立了雷翁王朝；避居到庇里牛斯山的子民則創建了納瓦爾王朝。」法文原文如下：« L'Espagne commençait à s'affranchir de la domination des Maures. Ses peuples, qui s'étaient retirés dans les Asturies, avaient fondé le royaume de Léon ; ceux qui s'étaient retirés dans les Pyrénées avaient donné naissance au royaume de Navarre […]. »(éd. Alain Niderst 37)

> 西班牙正戮力掙脫摩爾人的箝制……在船難中倖存下來，並擺脫惡徒怒襲的哥德人，陸續避居到阿斯圖里亞斯、加利西亞和比斯開省。[7]

同樣的，馬里亞納清楚地解釋了亞拉貢（Aragon）爵位、巴塞隆納（Barcelone）爵位的起源，也清晰地描繪了卡斯提亞爵位的貴族。《札伊德》書中許多情節也都借自馬里亞納的書中，阿勒豐斯國王與摩爾人簽署的停戰協議、阿布達拉（Abdala）取得王權、巴斯克人的起義反抗、塔拉維拉戰役（Talavera）、阿布德拉姆（Abdérame）軍隊攻佔加利西亞……等。但是有些觀點，拉法耶特夫人則採取了馬莫爾的《非洲概述》的內容。例如，女作家把塔拉維拉戰役放在卡爾西國王（Garcie）即位時期。小說中許多以東方，發生在賽普勒斯，或是埃及的一些軼聞軼事也都取材自《非洲概述》中的敘述。不論是參照哪一本史籍，這些史料與細節都使這本西班牙故事變成一部涵蓋阿拉伯、非洲、拜占庭文化，以及地中海地區的小說。因此，可以看出拉法耶特夫人對於歷史背景是相當考究的。然而，在這個歷史精確之外，拉法耶特夫人也允許自己在創作時天馬行空，無憑無據，我們可以發現小說中有一些細節既非源自馬里亞納，亦非出自馬莫爾的典籍。例如書中提及男主角康薩夫於阿拉馬拉戰役（Almaras）大獲全勝，驅逐摩爾人，女作家對此戰役描寫得淋漓盡致，然而，在西班牙的歷史上並無這一段過往，甚至連戰役的名稱都是虛構的。其他還有一些人名上的更動，例如，小說中的一個女性人物叫呂尼亞貝拉（Nugna Bella），而歷史上的這一位人物叫做蘇拉貝拉（Sulla Bella）。此外還有實際關係上的調整，例如，康薩夫實際上是費南多的兒子，而小說則是把他設定為費南多的女婿。在歷史文獻的紀錄中，嫁給唐卡爾西的那位公主實際名字不得而知，而拉法耶特夫人則給這位人物命名為艾曼尼齊德（Hermenesilde）。正史中，唐歐勒蒙（Don Olmond）是雷翁王國裡一位偉大的貴族，至於他的妹妹是否跟康薩夫有一段戀情，歷史並沒有記載，小說中安排的這一段插曲純粹是拉法耶特夫人的想像。

問題在於，要如何理解這些「微調」？應該就是劇情安排上的需要。既然男主角是康薩夫，女主角是札伊德，為了讓這兩位戀人可以結婚，女作家把康薩夫調整為費南多的女婿也是可以理解。另外，之前筆者提到阿拉馬拉戰役是一場子虛無有的戰役，因為歷史上查無此役。為何拉法耶特夫人描述了這一場戰役？1954 年，學者韓斯（J. Hanse）提出過這樣的看法，他認為拉法耶特夫人描述的阿拉馬拉戰役像極了羅克魯瓦戰役（bataille de Rocroi），不論是軍隊的佈陣、進攻的方式，或是步兵的抵禦，

---

[7] 法文原文如下：« Les Espagnols cherchent les moyens de secouer le joug des Maures [...] Les Goths qui avaient pu se sauver du naufrage et échapper à la fureur des infidèles, s'étaient retirés [...] dans les Asturies, dans la Galice et dans la Biscaye. »

以及整個戰役的結局都與這場歷史上有名的戰役大同小異。(115-138) 韓斯甚至提出一個有趣的疑問，十七世紀專門幫皇家貴族撰寫祭文頌詞的波緒埃 (Bossuet) 在他幫大孔岱親王 (le Grand Condé) 撰寫的紀念文中也提到了這一場戰役。令人好奇的是，波緒埃居然在細節上犯了和拉法耶特夫人一樣的錯誤：弄錯了西班牙兩翼部隊。波緒埃幾乎用了同樣的語彙，同樣的句法來描述戰役。顯然兩位作家都參照同一份文獻資料，或者波緒埃是讀了拉法耶特夫人的《札伊德》而從中挪用，這也不無可能。

（二）發現「心」邏輯

愛情與人心這樣的主題在巴洛克與古典主義過渡時期就產生了南轅北轍的觀點。巴洛克時期傾向歌頌愛情的崇高與莊嚴，而古典主義的愛情是一種人性上的缺陷，無法以人的意志力對抗 (Francillon 211)。十七世紀對於人心的探索頗為深刻，法文的「心」(cœur) 起先具有勇氣、光明的意思，但是隨著道德價值觀的轉變，心的意思反而變成空虛、污穢的意思。也因此，十七世紀發展出一種探測人心的科學，試圖釐清人潛藏在內心的真正動機為何，無意識的奸巧、盲目，藉此探索人作為裸命所暴露的悲慘處境。許多評論家就認為，《札伊德》的閱讀樂趣在於情感的詩意性與對內心生活的逐漸轉向古典主義式的描繪 (Coulet 250)。愛情不再是崇高偉大的情感，也不是幸福的來源，拉法耶特夫人的愛情描繪具有一種詩意性，尤其是悲劇愛情。

雖有求新求變的企圖，拉法耶特夫人依然深受所處文學環境的影響。十七世紀是一個典雅風盛行的宮廷社會，女作家熱衷當時流行的巴洛克小說，《札伊德》的情節與主題布置很多都源於典雅風，書中運用的主題：暴風雨下的船難、戀人的離別、誤傳的消息、身份的偽裝，正指出這道文學影響與承襲。其他與巴洛克小說的共同點還有：人物像是為愛情而活，他們沒有真正的工作，唯一擔憂的就是愛情，為愛情出走，在天地間尋覓自我。《札伊德》書中所有的人物都是貴族：康薩夫是卡斯提亞王朝的後裔，高貴的出身，也有高貴的個性。而最能突顯他們勇氣的便是他們遭遇的危險或痛苦。所有人物都以一種悲嗆的語氣訴說遭遇到的拂逆，就像康薩夫，所有人物都經歷了悲慘的生活。幸福的渴求與自虐式的追求理想，構成慾望的一體兩面。在小說創造史中，我們可以說，拉法耶特夫人發明一系列人物自己承攬的痛苦，文學史後續的發展則讓我們見識了這些痛苦內化的過程。巴洛克小說中，愛情就是全部，其中混雜著意志力、理智、榮耀，而這種愛情描繪似乎脫離了一般人所感受的愛情。康薩夫與札伊德兩個人並無法訴諸情感的修辭。兩人都與自己的過去切斷：一個是對愛情感到絕望而出走，一個是因為船難之後倖存，兩人都被置放在一段脫離世界與時間的範疇中，兩人彼此接近，但卻是絕對的異鄉人；他們可以交談，但是註定無法了解對方。兩人都囚禁在自己的愛情，只有行為、眼神或聲音的異樣可以透露愛情的狀態，但無法與對方分享，苦無方法讓對方明瞭。

就在康薩夫找到管道可以和札伊德溝通的時候，札伊德卻因意外遭擄而失蹤下落不明。不同於拉法耶特夫人其他小說，《札依德》的結局是男女主角有情人終成眷屬：康薩夫千辛萬苦，千里迢迢，終於找到札伊德，與她結婚。但回顧整本小說，我們可以發現，反而是在那一段兩人無法溝通的時期，拉法耶特夫人對於愛情的描述有一種詩意的濃度：無聲的兩人散步、海邊的遐想、盡在不言中的肢體動作，這種不斷想要探知對方身分的企圖，使愛情維持在一種未知的自然狀態（Pingaud 26）。巴洛克文學喜歡採用這種「微服出巡」的手法來探測愛情的真相，增添神秘性，然而尚未有小說家能把相愛的兩人置放在一種無法溝通、無法傳情的極端處境之中。就這方面來說，拉法耶特夫人是創舉，而這種情感詩意性的製造也與愛情現代性遙相呼應（Rohou and Siouffi 34）。

（三）嫉妒研究

小說中另外一個重要的男性人物是阿勒豐斯，作者對他的愛情經歷有相當程度的描寫，只不過這一則故事是黑暗版的愛情：作者透過這號人物闡述嫉妒最極端的發展。嫉妒的主題在小說文學中由來已久，但是十七世紀以前關於嫉妒的描寫多半以喜劇、詼諧效果誇大呈現，拉法耶特夫人則開始嚴肅以待，正視其蘊含的悲劇性與毀滅性。在《札依德》書中，阿勒豐斯狂戀貝拉綺，即使和她論及婚嫁了，依然對她疑神疑鬼，見不得其他人靠近她，甚至對於貝拉綺昔日已故的情人嫉妒不已。過了不久，當他的嫉妒慢慢減弱，他又開始尋覓新的嫉妒對象。拉法耶特夫人擅長描繪愛情心理的偏頗與膽妄，和其他十七世紀後期的作家一樣，她將嫉妒視為一種過激的想像，這些人物由於內心的疑慮，最終導致自食惡果。阿勒豐斯非常清楚自己的情感，即使盲目依舊保有清晰的思考，卻又無法遏止嫉妒的湧竄，嫉妒使主體妄想全然擁有客體，尤有甚者，它驅使戀愛的人想要霸佔對方，泯除對方的自主性與獨立性。小說中，關於阿勒豐斯的故事可視為一則獨立的敘述，闡述了嫉妒心的可憎，而這部分的書寫，語言簡鍊、表達精確、情感敘述合理，幾乎可以算是《克萊維王妃》一書的先導（Grisé；Kaplan；Koppisch）。嫉妒其實來自人物心靈上視野的變形，由於熱情，他們只能透過扭曲的觀點來捕捉現實（Pelous 255-256）。亦有不少評論家將阿勒豐斯的嫉妒心與普魯斯特的《斯萬的一段情》（*Un amour de Swann*）相比較。早在普魯斯特之前，拉法耶特夫人就已經細膩描繪這種反覆叨擾、欲解還結的情感，嫉妒者活在自虐之中，一方面霸凌他人，一方面又陷自己於萬劫不復之地（Adam 196）。也有學者認為拉法耶特夫人這本小說頗有新小說作家羅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在《妒》（*La Jalousie*）中所布置的小說格局：同樣的異國氛圍，同樣探討嫉妒的本質，以及嫉妒擅長隱匿的特性，書中也同樣透過許多顯微的細節來偵查戀人內心的運作（Kreiter, “Introduction” 12）。

然而，阿勒豐斯與貝拉綺的故事依然不脫巴洛克的傳統，心理的描寫

依然偏重特殊性的烘托，而《克萊維王妃》則依據人性心理自然的發展。此外，雖然康薩夫的這則小說中的主軸故事也相當具有古典主義以來盛行的悲觀啟示論調，然而故事並未真能掌握愛情應有的發展，而是著重講述政治利益、政變策畫、人性懦弱與險惡等面向，較少針對愛情內部的運作或內心不自主的活動著墨。一個多愁善感的王子，一個背叛自己的朋友，一個不忠的情婦，這些人物都是巴洛克小說中相當普遍的人物。評論家從而推論，拉法耶特夫人透過《札伊德》一書向巴洛克文學做了最後一次的「緬懷式的告別」，不再運用全知全能的敘述傳統，她逐漸發展出夾敘夾議的受限視野，賦予人物更多自主性，來感受愛情實際的狀態。

（四）東方研究

《札依德》不同於其他拉法耶特夫人的作品，故事的背景是西班牙，遠離法國宮廷，也遠離作家所處的年代。此外，故事中的人物國籍不一，有的是西班牙王儲，有的是來自賽普勒斯的希臘人，宗教信仰也有所差異，有的是天主教，有的則是希臘正教，從地理空間來說，場景不限於西班牙，有時也會有地中海諸國的景象，例如阿拉密就是土耳其的貴族，小說介紹他出場時特別強調他是達爾蘇斯王子（prince de Tarse）。以小說的時代背景來看，當時的土耳其是屬於哈里發國（Califat）統治，即穆斯林世界的伊斯蘭國（Dubois 114）。因此，評論家也注意到拉法耶特夫人在小說中，透過不同族群的禮儀、風雅文化與男女關係關注了社群接待異國族群的情況。進一步來說，拉法耶特夫人的作品探討了共同體如何能夠變得開放、友善，悅納異己，不論是真正的外國人，或是心理、情感上歸屬於異文化的外國人都能夠真正的相遇。《札依德》提供了思索接待外國人的契機。女主角是一位出身東方的希臘人，她因為海難來到西班牙，考驗著她如何與接待她的外國社會融合。拉法耶特夫人以全知全能的觀點進入女主角的內心世界，這種敘述策略有助於描繪這位異鄉女子如何與外在的異國環境碰撞，情感與思考的表達。透過這種外部特徵與內在敘述的連結與並置，小說安排了一種樂觀的看法，認為文化融合可以從精神、心靈與實際層面著手共創一種「我們之間的異鄉人」世界（Welch 12）。

貳、結語

古典小說很容易被貼上與現代無關，與當下脫節的標籤，被視為沉溺在自己華麗的詞藻，自戀的無病呻吟中，由於語言造成的文化落差，由於過度拘泥於禮儀與優雅的修辭之中。閱讀古典小說彷彿也標示出一種國族主義的立場。普遍認為古典時期小說中所涉及的社會都受到過去典雅、禮儀文化的薰陶。現代性只注意到現代與古典的對立，對古典文學質疑，而忽略

了當時的背景。事實上，典雅法語的創造，對文法的講求，其實是為了要帶領法國擺脫長期的內戰，透過語言的雕塑，改造粗鄙的風氣，跳脫集團之間的衝突，建立新的共同體。換言之，面對這本古典文學作品，我們應可關注語言作為一種與他人共同生活連結的場景，亦即分享社會情感、區分公眾與私領域，關注與他人交會與關係。小說的閱讀應該跨越現代與古典的新舊之爭，捕捉作者的意圖，並探索其與跨時代讀者交會的連結。

本文中所提及的多元評論視角有助於提升《札依德》一書的可讀性，探究其與現代接軌的可能。從《克萊維王妃》的影子、分身，或是充滿瑕疵的經典前之作，《札依德》逐漸獲得了獨立研究的身分。不論是愛情心理學，或是地緣政治策略的閱讀，都可發現相關的研究仍持續進行中，但不論是前者，或是後者，都可看出，《札依德》並非只是一本複製巴洛克傳統的小說，而是運用了前人的創作元素，採擷、探勘，再三雕琢，而打造出的另一座更繁複、更細膩的建築，新的評論工作將有助於探測這本小說的深度。因此，只有將文學視為一種關係性的運作，或如梅蘭—卡吉曼教授（Hélène Merlin-Kajman）所說，「一種轉渡性的運作」（65），文學才能真正的被評論。且不談文學的定義，我們可以把希望寄託在文學所具備的分享特性，文學能夠引來與他人的相遇與活動，透過這樣的相遇可以產生一種新的政治介入模式，甚至是一種新的美學。值此文學的用處不斷遭受質疑、人文學科的重要性無力彰顯的現代，捍衛文學成為一種使命。正是在這種永不窮盡的跨時空交流中，文學普世性的意義得以獲得肯定。當代人文教學與研究者所擔負的任務就是，將這些脆弱的文化遺產傳遞給新世代，邀請他們參與文學與真實的偉大對話，在群體生活與個體生存中汲取營養，同時也推進他們的思想。

參考文獻

Adam, Antoine.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du XVIIe siècle*, t. IV. Paris, Domat, 1958.

Campbell, John. "État Présent Madame de Lafayette." *French Studie,* 2011, pp. 225-232.

Cazenave, Jean. "Le roman hispano-mauresque en France."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1925, pp. 594-639.

Coulet, Henri. *Le Roman jusqu'à la révolution*. Paris, Armand Colin, 1967.

Dejean, Joan. « Un grand siècle pour les femmes auteurs », *Femme et litérature. Une histoire culturelle I* (dir. Martine Reid), Paris, Gallimard, 2020.

Dubois, François-Ronan. "Le Turc, l'Islam et la galanterie dans *Zayde*." *L'Esprit Créateur*, 2013, pp. 113-123.

Esmein-Sarrazin, Camille. *L'essor du roman, discours théorique et constitution d'un genre littéraire au XVIIe siècle*.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8.

Francillon, Roger. *L'Œuvre romanesque de Madame de La Fayette*. Paris, José Corti, 1973.

Gevrey, Françoise. *L'esthétique de Madame de Lafayette*. Paris, SEDES, 1997.

Gevrey, Françoise. *L'illusion et ses procédés. De La Princesse de Clèves aux Illustres Françaises*. Paris, José Corti, 1988.

Grisé, Magdala (Sister). "Madame de Lafayette's Presentation of Love in *Zaïde*." *The French Review*, 1963, pp. 359-364.

Hanse, Joseph. "Rocroi, *le Grand Cyrus*, *Zaïde* et Bossuet." *Lettres Romanes*, 1954, pp. 115-138.

Harriet, Stone. "Reading the Orient: Lafayette's *Zaïde*." *Romanic Review*, 1990, pp. 145-160.

Hautcœur, Guiomar. "*Zaïde* de Madame de Lafayette, ou les hésitations du genre romanesque au XVIIe siècle." *Formes et imaginaire du roman: perspectives sur le roman antique, médiéval, classiqu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 Paris, Champion, 1998, pp. 49-64.

Hipp, Marie-Thérèse. *Mythe et réalités, enquête sur le roman et les mémoires (1660-1700)*. Paris, Klincksieck, 1976.

Kamuf, Peggy and Kaufmann, Walter. "The Gift of Clothes: Of Mme. de Lafayette and the Origin of Novels."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1984, pp. 233-245.

Kaplan, David. "The Lover's Test Theme in Cervantes and Madame de

Lafayette." *The French Review*, 1953, pp. 285-290.
Koppisch, Michael S. "The Dynamics of Jealousy in the Work of Madame de Lafayette." *Modern Language Notes*, 1979, pp. 757-773.
Kreiter, Janine Anseaume. "Fonctions Dialogiques de Personnage de *Zaïde*." *Romanic Review*, 1996, pp. 21-33.
---. "*Introduction*." *Zaïde*. *Histoire espagnole*. Paris, Nizet, 1982, pp. 7-23.
---. "Le Jeu signifiant des structures de Zaïde." Romanic Review, 1984, pp. 414-423.
---. *Le problème du paraître dans l'œuvre de Madame de Lafayette*. Paris, Nizet, 1971.
Lafayette, Mme de. *Zaïde*, *Romans et nouvelles*. Alain Niderst éd., Paris, Bordas, 1990.
Lafayette, Mme de. *Zaïde*, *Romans et nouvelles.* Émile Magne éd., Paris, Bordas, 1939.
Lafayette, Mme de. *Zaïde*. *Histoire espagnole*. Janine. A. Kreiter éd., Paris, Nizet, 1982.
Lafayette, Mme de. *Zayde*, *Œuvres complètes*. Camille Esmein-Sarrazin ed., Paris, Gallimard, 2014.
Lafayette, Mme de. *Zayde*. Camille Esmein-Sarrazin éd., Paris, Fammarion, 2006.
Lafayette, Mme de. *Zayde: A Spanish Romance*. Translated by Nicholas D. Pai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Merlin-Kajman, Hélène. *Lire dans la gueule du loup. Essai sur une zone à défendre, la littérature*. Paris, Gallimard, 2016.
Pelous, Jean-Michel. *Amour précieux, amour galant (1654-1675)*. Paris , Klincksieck, 1980.
Pingaud, Bernard. *Madame de Lafayette par elle-même*. Paris, Seuil, 1959.
Raynal, Marie-Aline. *Le talent de Madame de La Fayette*.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1978.
Rohou, Jean, Siouffi Gilles. *Lectures de Madame de Lafayette*. Rennes, Rennes University Press, 2015.
Welch, Ellen R. "Strangers, Among Us: Aliens and Alienation in Lafayette's *Zayde, histoire espagnole*." *Dalhousie French Studies*, 2011, pp. 3-14.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Te-Yu Lin
Department of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o. 300, Zhongda Rd.
Zhongli Dist.
320317 Taoyuan City
Taiwan

linteyu@cc.ncu.edu.tw

Submitted Date: September 2, 2021
Accepted Date: February 16, 2022